



暮色中的微笑

MU SE ZHONG DE WEI XIAO

赵 雁◎著

我们可窥视到她的不同凡响的创作概貌；
或角色静极思动，或人物叱咤风云，
都令人耳目一新。



暮色中的微笑

MU SE ZHONG DE WEI XIAO

赵 雁◎著

我们可窥视到她的不同凡响的创作概貌；
或角色静极思动，或人物叱咤风云，
都令人耳目一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暮色中的微笑 / 赵雁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46-4

I. ①暮… II. ①赵…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362号

暮色中的微笑

赵雁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46-4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耳朵有泪	001
加加林的脸	041
蛤蟆的油	068
盛着手稿的手提箱	081
好好活着	091
电 话.....	099
魅 惑.....	105
最温柔的表白	113
南街旧事	136
逝者如斯	175
 编 后	 195

耳朵有泪

1

接到丹娜的电话时，我正在厨房看着我的老公忠宁穿着休闲短裤和背心，满头大汗地在厨房和打卤面的卤叫板，菜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茄子青椒和一个洋溢着热情的西红柿，他正在用不怎么地道的刀工尽量让切出的茄丁和青椒丁的个头不至于差距过大。菜板上放着的碗边溢出的黄色已处于半干状态，里面是搅得颜色粗糙不匀的蛋液。另一只碗里的肉丁已准备齐当，炉子上蒸煮锅里的面汤马上就要溢出玻璃锅盖，来势汹汹。忠宁眼明手快，一手揭着锅盖，一边转头找筷子夹面条，看看有无硬芯儿。嘴里吆喝着：“快走开，别添乱，厨房里热！”

我怀孕了，怀孕后的胃口与此前大相径庭。我是南方人，爱吃米饭。讨厌吃面条。现在却在经历孕吐的近三个月后，开始天天一顿面，我都不烦，而且只吃茄子打卤面。吃得我家忠宁的脸也变成了茄子色，可他还是将就我，风雨无阻，每天给我奉上一顿打卤面。我特喜欢看着忠宁在厨房里搅得天翻地覆的样子，每次做完饭的厨房，都像遭遇过一场激战的战场，一片狼藉。我却很满足这种烟火气，它让我踏实。

我摸着肚子看着他在厨房手忙脚乱的样子，是我最大的享受。

丹娜就是在这个时候打来的电话。

2

“娃娃死了。”

“就在今天早上。从瀚新家园十二层公寓跳下去的。”

“警察通过她留下的遗书联系上了我！”

听筒里传来丹娜压抑的抽泣声。

腹中一阵突然痉挛般地疼痛传导到身上每一个细胞，我拿着话筒的手抖了一下。

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里，我仿佛看见了娃娃最后的时刻。

瀚新家园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地标式建筑，酒店式公寓，也是CBD核心区的一道风景。住在那里的都是号称这所城市的一小撮望族——“白骨精”们。白领，精英，骨干的合并项。其实其中的“白”字用的并不准确，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是令人艳羡的“金领”阶层。年轻人都以能进驻在此为傲，只要看看一月近三万的租金，你就知道其中的含金量了。

娃娃曾经住在那里。说“曾经”，那是因为一年多以前那里是娃娃和她的德国男友汉斯的爱巢。娃娃在城北名流云集的高尚住宅区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复式公寓。可因为汉斯不喜欢，她就租了这里。三个月前，这个豪放的莱茵兰男人毫不掩饰地对娃娃承认，他又拜倒在一个颇具风情的弗洛伦撒寡妇的裙脚下，不得不离开心爱的中国娃娃了，并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公寓。我和丹娜没有想到，娃娃没有退房，还把那里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

记得从丹娜艳羡的口吻中知道了娃娃住在瀚新公寓的事，我就隐隐有些不安。在我看来，酒店式公寓再华丽，也因为酒店的漂泊和冷漠，让人没有家的感觉，住在那里的只是这城市的过客罢了，人来人往，擦肩而过，并不能让人安静下来。而娃娃需要的恰恰是安静。

可我始终没有说。

娃娃的遗容已很难辨认，太惨了！她是穿着那件最喜欢的白色爱马仕长裙走的，脚趾上的莹白色指甲油的色泽很饱满，她走前一定做了精心准备。但我相信，娃娃一定是素颜离开的，尽管她平时总带着精致却稍显浓厚的妆容。

她只留了半页纸。上面写着：我的死与他人无关，只想干干净净走。下面她就是想通知的人，丹娜、我的名字和电话。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她们知道我的心愿，会好好送我的！谢谢！

丹娜怕我受刺激，影响腹中胎儿。请求警察别直接通知我，而由她来转达。丹娜和我年纪差不多，却特别会照顾人，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那天晚上，色泽诱人的打卤面我一口没吃，平心而论，这可是忠宁的一次超水平发挥。例行的晚饭后的散步也没有进行。我蜷在宽大的沙发里，没有开灯。丈夫在对面的沙发坐着，显得束手无策，却没有说话，眼睛就固定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他担心我，更担心孩子。我却没有力气说话。就这么待着，从渐渐浓重的暮色一直到稠得化不开的黑夜来临。

3

心里有一万个声音告诉我，你应该哭泣。我也很想哭泣。可是我没有泪水，嘴里干到发苦，眼睛涩涩的，仿佛身体中的液体都被这突来的消息吸干了，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身上困住了一般，动弹不得，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

我不同意丹娜的分析。

她说是因为那个身上永远散发着哈利香水味道，自以为是的长着灰发碧眼的臭男人的背叛；让娃娃感到绝望，害她走了不归路。

她真可怜，我们算是她唯一的亲人了，她太怕孤单！

丹娜就是在这样的哀叹中，挂上了电话。

我却固执地知道，男人从来不是伤害娃娃的武器。她也是真的是按照她喜欢的孤单走了的。

4

娃娃是我和丹娜在这座城市最好的朋友，情同姐妹。

还有重要的一点让我们走到一起。我们都是来自小城，渴望在这座著名的城市里找到归宿，扎下根来。可是这座城市却不令人亲近。

按年龄，丹娜大我一岁，自然成了三人中的老大。娃娃比我们小

六七岁，却是丹娜的大学同学。丹娜是工作后考上的大学。别看她们俩的年龄相差不少，在学校里却是不折不扣的死党。丹娜当仁不让地成了娃娃的保护者，虽然远离父母，娃娃体会到的照顾和疼爱却足以让人眼熟了。娃娃学习好，没少在考场上“帮助”过丹娜。而胆大的丹娜时常带着娃娃触碰一下纪律的高压线，娃娃胆子虽小，却做了坚决的同谋。尽管有系主任谈话，全校点名，甚至传言中的警告处分的级级高压冲击，都没有能撼动她们的友谊。

我是友谊的后来加入者。毕业分配时，丹娜和娃娃如愿留在了这座城市，却没有分到一个单位。丹娜分到了我所在的医院当了护士，并和我住一间宿舍。而漂亮的娃娃却去了大名鼎鼎的长城医院。

下班后，娃娃总来找丹娜。我是第一眼见到她，就喜欢上了。

娃娃不是她的名字，是我给她起的昵称。她本名叫程建华，一个说土不土，规矩得没有一点特色的名字。

我永远记得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5

和丹娜住一屋，一开始我是抵触的。尽管我在医院工作，可我和医不沾边，我是做行政的。

大学里，我学的是比较文学，成天做梦都想成为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满脑子的缥缈不知所以。那时的我很文艺，外表冷峻内心狂热，虽不至于对着一杯白开水满脸相思泪，但文艺女青年的很多特质我都具备。尽管体态算不上婀娜，却爱极了波西米亚式的半身长裙，上衣搭配的永远是各种材质细节不同的白衬衣，身上叮叮当当地挂着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珠串，色彩炫目跳跃，颇具民族异域精髓。齐腰的长发被烫成密密实实的小卷儿，让人总担心梳不通会拔下一大把头发，这是我喜欢歌手齐豫的保留发型。爱听（Hard Bop）硬波普爵士爱看话剧，可以为考夫曼的《布拉格之恋》洒泪，损失一包面巾纸，更是把基斯洛夫斯基的《蓝》《白》《红》奉为经典，也把《发条橙》列为必看影片。偶尔奢侈一下，跑到离学校两站地的格兰威尔咖啡馆来杯蓝山，在阳光下，享受着被尊为“咖啡美人”独特醇厚的酸苦味道，其实也知道喝不到正宗，

可我要的是感觉。情绪低落的时候会跑到校园东面的湖畔，大声诵读拜伦的诗句：

我看过你哭——一滴明亮的泪 / 涌上你蓝色的眼珠 / 那时候，我心想，这岂不就是 / 一朵紫罗兰上垂着露 / 我看过你笑——蓝宝石的火焰 / 在你之前也不再发闪 / 呵，宝石的闪烁怎么比得上 / 你那灵活一瞥的光线。

充满激情的诵读，常常惊起一湖飞鸟。

总之，我这个浑身上下透着文艺气息的人被分到医院机关做上了刻板的行政工作，整天把自己裹在规规矩矩的制服里，已实在让我大大的不爽。

机关里的女同志就我一个单身，所以超标准享受了相当长时间的单间待遇。尽管这样，我的宿舍还是满满当当。除了床铺和开辟出的一小块煮咖啡品咖啡的领地，外加一张小小的电脑桌是干净整洁的，其他是呼噜一片。从上到下到处塞的都是书箱和影碟，地上除了牛奶箱和方便面箱子，就是各种鞋子。墙上挂了各种我千辛万苦淘来的理出路数，形态奇奇怪怪的小玩意。除了一个简易塑料衣柜，门背后以及几个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整理箱都被我开发出来当了衣橱。总之，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我的闺房是不一点夸张。我很享受这里的杂乱带给我的自在，也从不邀请客人到我这来。

那天在班上，我瞥见护理部主任比手画脚地和我们行政科长耳语了好一阵后，行政科长招手把我叫出办公室，我看到护理部主任肥腻的脸上表情夸张，口红的颜色已经有些残了，却咧着厚唇对我热情洋溢地假笑着。

我知道没有好事。

其实，她根本没有我描述的那样不堪。能看出她年轻时非常美好过，只不过现在胖了些，却也是富态的派。

原先，宿舍都是按照单位分配的。可是当年护理部的新学员多，宿舍不够了，就打上我宿舍的主意。为了显示各部门间的团结协作，科长、护理部主任把丹娜送到了我的宿舍。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我看见他们三人惊诧的眼神。丹娜的表情最夸张，还学着舞台表演的表情，瞪圆了眼珠，捂上了嘴。真没创意，我偷偷递上一个白眼。

护理部主任走前拍拍我的肩，充满关切。

“苏荷，你这里可真没有点姑娘样。光顾写文章了？”

见我没吱声，就继续自说自话。

“不过，丹娜来了就好了。她在大学的文艺部长，手巧人也麻利，你们肯定能聊到一块儿。而且，我保证不出两天，你们的宿舍会大换样，到时候我可来参观啊！”

我一脸殷勤地笑着，却怎么看她都是丑。

丹娜就这么插进来做了我的舍友。

我没从丹娜的身上看出更多的文艺，却从她染的棕黄的头发，脚趾上浓艳的蔻丹，和那双厚底粗跟的漆皮凉鞋上找到了恶俗的根据。最奇怪的是她的发型，本来头发就不算太多，剪了个短碎倒也清爽利落，可她愣是给脸颊两侧和脑后都留出一缕更趋浅黄的长发，走起路来就有了飘摇的意思。她的脚步与轻盈无缘，走得咚咚响，跳跃感很强，却感受到十足的活力。

她走路爱吹口哨，绝不是没有底气凑合两下的口哨。而是婉转悦耳，轻快并有一定穿透力的连续流畅，超过很多男孩子的技艺。高兴了，她还爱吹她耳边两缕怪发——她称作的“福毛”，一飘一飘的，成为她绝对的标志动作。她的这一爱好，在学校和护理部主任那里都被视为流气，我对她的欣赏却是从这份招摇一点点开始的。

丹娜还有一个标志就是白。瓷白细腻的肌肤好像找不到汗毛孔。她的眼睛不大，瞪起人来乌溜溜地只见黑眼仁。可是笑起来，眼睛却换了模样，像倒扣的两个豌豆荚，真正的喜庆。眉毛和眼睛距离很远，不描眉的时候，就像唐代仕女图上的仕女。熟悉了以后，她对我坦白，她原来的眉毛又黑又粗，还有点八字，她又是用眉钳夹又是用刀片刮，倒真的不长了，可是出门必须补眉，否则没法见人。

我最喜欢她的下巴和红唇。丹娜不瘦，她的屁股简直是欧洲女人的翻版，又大又翘，连累的双腿也很发达。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单薄的上半身，最让她苦恼的是她小小的胸。这几乎成了她想恋爱的最大心病。可她却长了一个楚楚可怜的尖尖下巴颏和一张粉嫩得让人想一亲芳泽的红唇。她的唇虽不是性感丰润，却是甜美可爱，我就是在这样的攻势下，很难拒绝她的笑容。

我描述她的样子，是不是就像说起我的情人一般充满欣赏？其实，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丹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却是一个长相有特点的女孩子。我这份欣赏，那是我们成为朋友以后的事了。

当时我可是很拒绝她。

6

我必须得承认，对护士这个职业，我有偏见。在行政科待了两年，成天往科室里跑，所谓找医患了解情况，为了让医院多创造效益，我们就得为医患服务保障好。跑得多了，工作之外的是是非非耳朵里也灌了不少。

医院虽然也是科研技术单位，但相对一般的科研院所却复杂许多。因为，它接触社会，承担着社会服务责任。二来，它的人员素质不齐。有留洋的博士后，也有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我这举得可能是两个极端。但是医院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护士。在丹娜她们来之前，这里的护士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上的护校，算职高或中专。我做过调查，她们分到医院时，小的还不到十五岁，大的也超不过二十。她们还没有完全脱开在父母膝前撒娇的年龄，就着着实实地进入单位，接触社会，开始了她们也许并不情愿也远谈不上准备充分的成人生活。和那些比她们大十几岁甚至几十岁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并肩成了同事。可她们的学识水平，辨识是非的能力远远没有达到比肩的水平。她们经不住诱惑，不论是情感还是物质。医院单调重复的工作环境和性质也给这些诱惑制造了适宜生存的土壤。于是不断地有香艳的，桃色的新闻传出。什么这个医生和护士值夜班时睡在一张床上了，什么那个护士傍了大款，谁谁和病人混上了，谁谁的老公被院里哪个护士撬了，甚至有小姑娘业余时间为了多挣钱去酒吧当了坐台小姐。这些可能社会上哪个单位都会有，但在医院更集中。而这些新闻的主角多是护士。

我见识了护士职业的痛苦，所以对社会上流行的护士是高级使唤丫头的轻贱说法极其反感。但另一方面，我就是认为护士这个职业没有创造性，单调重复。所以尽管有了丹娜她们这样的本科甚至硕士护士，我只认为是杀鸡用了牛刀，大材小用。可能因为职业需要，大部分护士都面容姣好，很爱打扮，总能成为引领她周围潮流的时尚人士，虽谈不上

什么品味，却也是赏心悦目的小家碧玉。她们都有一个重要特点，更爱享受。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有了之前的认识，我总觉得她们没有更多精神追求，时尚之外还有一丝风尘气。这些认识，让我和护士们之间竖起了天然屏障。

我因此不喜欢医院，不喜欢护士。在我看来医院的救死扶伤遏制生理病菌的地方，却也是滋生社会病菌的湿地。我说的有些极端，却是固执而且真实的想法。

丹娜和娃娃成为了这个例外。

7

丹娜确实很能干。这种能干在她成为我舍友的那一天起就显露出来了。

她很爱说话。当天晚上我下班回屋，就看到她正在屋里一边拿着卷尺比比画画，一边在小本上记录着。看到我回来，热情得近乎沸腾，向我宣讲着她的室内装饰计划。看着她津津有味，陶醉其中的样子，我实在提不起兴趣。要说丹娜的可爱，就在于善解人意。她很快发现我的心不在焉，立刻打住话头。

“你要信得过我，就把这事交给我。我保证让你屋里虽多个人，但感觉比原来还敞亮。当然前提是你的宝贝一样不少。”

说完，往我的手里很贴心地放上了一杯咖啡。

“一看你就很讲情调，以后，只要我在，我保证你天天一杯香浓的咖啡噢！要知道，我可有煮咖啡的秘方。”

她学着电视上广告中的口吻，还像外国人一样耸肩摊手，鼻子里发出了好听的“嗯哼”的低音，最后不忘抛出一个懒洋洋的媚眼。她的俏皮幽默让一天来都紧绷着脸的我忍不住笑起来。

看来，学校里的文艺部长开始初露她的文艺范儿了。

我们的宿舍在丹娜的经营下，比她承诺的还要好。而这只花了一周时间。为了给我的东西都找到合适的地方，她将不大的空间做了精心设计，边边角角都利用上了。几个按物品分类大小各异的奶白色异形壁橱把我原来天上地下散落的杂物全给包裹起来。原来简陋的大白墙都让她

贴上了淡淡的小花壁纸，颇具美式乡村风格。窗帘和我们的床上铺盖也都是同色系，她挑选的小饰物，精巧的绿植颇具心思，既不显杂乱，又给屋子添上了一抹温馨和俏皮。屋子虽小，却也开辟出了我们的咖啡休闲区，梳妆区，甚至连加个餐煮夜宵也有了专门的位置。最贴合我意的是，她居然把我们的床铺进行改造，四周用布搭上了高高的帐幔，拉上帘子，我们各成一统，各自有了私密空间，互不妨碍，平时拉开帘子，屋子里也不显凌乱。

原来我是喜欢这种清清爽爽的感觉的。丹娜看着我的表情变化，得意地吹上了口哨，一脸笑意。我扎扎实实地给了她一个拥抱，接着就急急翻着我的钱包，想来这花费不少。

然而，丹娜又让我刮目了。

虽是初来乍到，丹娜愣是和医院木工房的蒋师傅混熟了。那套异形柜就是出自他的手，不仅将丹娜的设计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些细节上更有他美观实用的处理。而他仅收取了丹娜的成本费，对丹娜坚持要付的工钱，差点和丹娜急了。还说什么只要对脾气了，白干都愿意。要知道这话从他嘴里出来可不易，蒋师傅的木工技术是院里最好的，但脾气也是工人里最大的也是最计较的，不高兴了，对院务部长也能扎刺，甩脸子。

还有那些壁纸和花布，丹娜也是从网上看到，和店主在QQ上大侃一通装饰经后，被店主引为知音，死活要和丹娜见面，然后把那些可爱的东西以极其可爱的价格给了丹娜。

我们宿舍在单身楼里名声大噪，人气也旺得很。虽然我不喜欢，却发现了丹娜越来越多让我喜欢她的理由。

8

之前，那些忧郁的文字和影像音乐让我中毒很深，忧郁几乎成了我的气质。我也陶醉于这样的忧郁中，我特别喜欢曾经的男友不止一次的表白：“你的脸上为什么总带着淡淡的忧伤，我却沉醉其中，无力自拔。”呵呵，当然，沉醉在我“淡淡的忧伤”里的男友最后和一个嗲嗲的，蜜桃一样甜蜜的女孩跑了。我却没有更忧伤。

和丹娜在一起后，改变了这一切。

丹娜有很强的感染力，那是一种能力，不，它简直就是一种魔力。丹娜开朗，她总是那么富有激情。当她表述一件事的时候，她仿佛调动了全身上下每一处神经每一个细胞，夸张地打着手势，眉毛一挑一挑的，嗓音粗哑，却是婉转有致，抑扬顿挫。你不会认为这是做作，你只能随着她的喜悦而喜悦，无奈而无奈，愤怒而愤怒。当你万一不能进入规定情境，她会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天真无措，继而更加真诚地向你表白，她从不掩饰自己的任何一种感受，哪怕不那么光明正大的，它们丝毫不能引起你的反感，相反却是可爱的磊落。

对于我们长久以来习惯的中国式含蓄的表达方式，丹娜的表现更像西方人，愿意随时随地表达她的感情。和她的交谈中，你听到的永远是鼓励和理解，无论你做什么，从来不会有一点犹豫和不置可否。“是吗？我亲爱的！”“你太棒了”“我爱死你了。来，抱一个，亲一下。”“哦，怎么办？我受伤了，赶快在我脑门上摸摸，宝贝，给我点力量！”这些语句，写下来，你可能觉得肉麻夸张，可因为有了丹娜营造的语境，由她的嘴里说出来，配上她的表情动作，你感受到的只有温暖、喜悦、被需要、被信任。她让你难以拒绝。她对什么都有着足够的好奇心，却从不让人感觉有被窥探的难堪，因为她的好奇多不在具体的人身上，即便是，也是善意的。

丹娜的亲合力更表现在她的行动上。许是早早工作的经历，培养的她特别有眼力见，动作也麻利。很多事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她已经处理好了。办事说话果断，从不犹犹豫豫，即便错了，也不后悔抱怨。最绝的是碰到难处时，她肚子的主意，总是掏不净，甭管是馊的烂的，她总有辄对付，慢慢地你对她就是百分百的信赖。丹娜最会照顾人，看她干活是个享受，在她手下化腐朽为神奇的事经常发生。和她在一屋，听得最多的话就是：“你别动，我来！”我也不想做天生的坐享其成者，她也总有话安慰你：“听话，小乖，你不会弄！我很快的！”你说我怎么能拒绝她的美意，直到这么些年过去，我也成家了，我还是颇为留恋和她做舍友的日子。

丹娜分来不久，我见到了娃娃。

那天下班，却发现屋里背着我的方向坐着一个女孩子，丹娜在旁像